



链滴

花田半亩 - 摘

作者: [zhaozhizheng](#)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610531066724>

来源网站: [链滴](#)

许可协议: [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\(CC BY-SA 4.0\)](#)

本文刊发于《知音》2010年1月月未版

“倘若，这世上从未有我，
那么，又有什么遗憾，
什么悲伤，
生命是跌撞的曲折，
死亡是宁静的星。
归于尘土，
归于雨露。
这世上不再有我，
却又无处不是我。”
——田维

我是一个疼痛的孩子：生命独舞花田半亩

风行 冬野

小姑娘想：她要上大学。

小姑娘还愿望着：在离家门口并不远的王府井书店的书架上摆上一本自己的书。

她知道自己不是公主，只是一个工人之家的普通女孩儿，她穿不上水晶鞋。她只是负重也要飞翔她只是爱天空、月亮，以及花。她爱蓝色，爱蓝底起碎花的裙子。她爱书。当然，如果可以，还想穿次洁白的婚衫.....

7年之后，实现过第一个梦想，小姑娘实现出书的愿望。一本根据她50万字的博客整理出的叫《田半亩》的书，进入了王府井书店，也摆上了全国各地书店的书架。该书，著名作家梁晓声作序。

然而，花开“半亩”，一语成讖。这个北京语言大学的才女，终究没有能穿上婚衫，在文字终于放出油墨的清香时，她却已化蝶西飞.....

不死的绝症：生命的酸雨

•今年的春天，不再是节日。

•一些夜晚，我听到心脏的呜咽，如一只受伤的蝶。那悄无声息的发生，像是魔鬼设的圈套，潜入我的生命。就这样，一纸结果，宣布你年轻的生命，从今以后，要与险恶的疾病正面交。

•我站在旷野的中央，质问命运。

——《花田半亩》

田维一切都好。在那堂体育课前。

北京姑娘。15岁。海淀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。作文得过市里的春蕾奖。父母是北京手表二厂工人家不富贵，一家人都明白幸福与富贵是两码事。更让田维惬意无比的是，上初中了，妈妈王春荣还喜站在女儿身后将她头发盘起，而她，久久地坐在那儿，看西站开出的列车从窗外不远处驶过，问远方远.....

2000年10月8日，这一天与前一天一样，没什么特别。

一早，田维在阳台上读了一会书后，去学校上课。刚出门，她又折转身来。她记起来，今天下午体育课，她得穿球鞋。下午，教室外面的哨声响了。她踩着哨声走出教室，一会儿就长发飘飘，轻舞扬在操场上。可是，这堂课开始后不久，田维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对劲。她的额头有些不正常地发热而右手的指关节莫名地痉挛起来，并伴有隐隐的疼痛。后来，指头竟发白了，再摸一摸，一片麻木。感到很奇怪，便去问老师这是怎么了。老师抓过学生的手，看了看，也露出疑惑的神情，便对学生说你去医院看看吧。

放学回家，田维对妈妈说起了上体育课的事，并把手也伸给妈妈看。妈妈一看，立即带了女儿去近医院。医生看看，笑笑，告诉他们：没大事的，青春期常有的，典型的雷诺现象.....

听医生这样一讲，母女俩放心了。

可是，三天过后，相同的症状又一次出现在田维身上。这下，妈妈感到不正常了，于是带女儿来北京市儿童医院。在这里，随着检查的深入，医生的脸色越来越凝重。当抗核抗体的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拿着检查单，长叹了一口气。“严重吗？医生？到底是什么病？”田维与妈妈的心揪紧了，几乎时紧张地问。这时，医生只得沉重而无奈地告诉她们，人体正常的抗核抗体之比是1：20，而现在患之比是1比1080。综合其他数据，我们可以认定，小姑娘所患的病并非常见于青少年中的雷诺现象，是一种混和性结缔组织病。这种病是一种系统性疫病，肌无力、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重症就可归于这范畴。虽然现在看来，小姑娘的病非红斑狼疮，但其严重性与以后的治疗难度，一点也不亚于它。目，它是世界性医学难题，还没有人找到根治该病的办法，可以说，它是一种“不死的癌症”。其病情时好时坏，一时不会死亡，但每一天都会面对死亡，最迟也会只有三至五年生命.....

母亲身子在颤抖，站起来，将女儿挡在身后。

尽管妈妈“挡”着，但是，医生的每一句话，田维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她的心，沉下来，再沉下来... ..

当天，田维不知自己是如何同妈妈回到家的。

月亮升起的时候，田维听到了妈妈在隔壁房中哭泣的声音。这一天，她没有看到妈妈的眼泪，她算着，妈妈一哭就去安慰妈妈。“但终于，当女儿看不到的时候，妈妈，你还是哭了。”这样一想，维的心里便酸酸的，眼睛也有点湿。她擦擦眼睛，来到窗前，她看到，偌大的北京城，灯火正如花绽，那熟悉的火车正在这座城市的腹地穿行.....“是的，南来北往间，日复一日里，它在链接一个又一悲欢离合的故事，但于我，因为秋天的这节体育课，再也不是童年的那一系列.....”

“不死的癌症？就是说，我的头顶从此没有阳光，酸雨密布，而且会在某一天，天地间陡然漆黑... ..”

15岁的田维，写下这话，第一次触摸无常的命运。

此后，田维以服药为主，边上学边做并无终极意义的治疗。

三个梦想：生命婴啼二度

•疼痛，从15岁始，这意义变得深刻。

•我平卧在这夜的深暗里，把所有的遭遇与不幸——原谅。让身体站在呜咽的风里，生命独立在人间的旷野。既然事情已不可改变，我怎么不张开双臂，将生活的别样恩赐深情拥抱？

•不管怎样，一定要，好好活。

——《花田半亩》

这是个饱受劫难的孩子，劫难于她，甚至早过于她的生命。

1985年6月，王春荣怀孕了。满心满肺的，是天下母亲的喜悦。可是，十月怀胎过去，到了1986 3月28日，预产期到了，孩子却不见动静，并且，腹内一天比一天平静。她感到十分奇怪，7天后，去

院检查。医生俯下身腹部一听，脸色变了：“怎么来这样迟？没有胎音了啊！再不过来，连母亲也命了！”刻不容缓，手术立即进行……

白色的身影围在一起，产房内忙成一团。不一会，女婴出来了。护士倒提着，再在她的背部一阵拍，可是，久久地，没有婴啼，没有新生命向这个春天报到的嘹亮婴歌。

胎死腹中，医生们摇着头，便将孩子往盆子里扔。眼看自己的骨肉未曾见面即死别，妈妈一声长，发疯似地坐起来，伸手去抱孩子。不想，就在这一刻，人们惊讶地听到，一声微弱如游丝的声音从子身上传来。母亲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真真切切的，那是孩子的声音。这个初的早晨，生命的奇迹就这样发生。

……这个晚上，田维又一次回想起了自己从地狱之门折身而回的这一幕。她不记得，妈妈是否告诉过她是死而复生的，当死亡的阴影在15年后卷土重来、还被告知未来的路走不过1000来个日夜时，好像猛然意识到，自己确乎有过死而复生的经历，现在，自己又在面临这同一沉重的命题……

那么，不哑婴歌能否再次唱响？就让青春与生命如此黯然谢幕？自己的生命既然有了第一次向死生，未必就不能再来一次？

上学路上，田维这样想着。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，田维咀嚼着这个15岁年龄不能承受之重的的问。望着一夜间白发横生的妈妈，田维又这样一次次问自己。终于，这个苦难而倔强的女孩告诉自己：只能挺住！

这个冬天，凝望着雪中的梅花，田维写下令人心疼的句子：“我说，我把火花点在指尖，跳跃成命的燃烧。我想象，一个安然无恙的女子，站在冬天的原野，没有怨恨与悲伤。”“我不去追问命运不怨恨上天，不乞求神的怜悯与慈悲。我只想，让无端的痛苦一点点稀释，让美丽的生命，在美丽的纪还它本来的美丽。”“要发芽，要用尽能量，冲破头顶的冰冷土层，要独自走过，许多个无望的路，要在黑夜里摸索前行，不落一滴脆弱的眼泪。”……

泣血而歌时，田维定下生命大限来临前的三个梦想：考上大学；出一本书；穿一次婚衫。

青春踏棘而歌：“北语”，我来了

•如果青春是白纸，我愿意，印上血红的足印。像出生的婴儿一样，用一种最鲜艳的方式，把美丽纪念。我要在最美丽的时刻，让你看见，让世界看见。

•来，梦我们的梦吧。

在光天化日下，在有月无月的夜晚，梦你心的归所，梦你我远逝的昨日，梦所有的奢望与狂想。

•梦一切可梦，梦一切不可梦。

——《花田半亩》

少女田维，脚步从此匆匆。

2001年3月，田维进入初中最后一个学期。再也不是那个随性的孩子，也不再不需老师与妈妈的管教”，田维不再是过去的“田维”。与疾病加重的步伐同步，当最严重的一次疼痛降临前夕，田维进中考考场，并考入中关村中学。

中关村中学是北京市示范高中。“妈妈，我考上了。”这一天，田维淡淡地一笑，将一纸录取通知书轻轻递给母亲。王春荣接过通知书，看看女儿没有血色的脸庞，想笑却眼角有了泪，心里涌起的，一阵又一阵酸痛：只有她知道，这一纸重点高中的通知书，女儿付出了多少……

高中第一学年，课程不算太重，田维病情也算平稳。虽然疼痛的密度在更快速度递加，但是，咬牙，田维挺了过来。

高二，病魔开始撕去它最初的伪装。这一学年，田维不得不中止学习，在家吃药治疗，以缓解病

青春的阻击战在2003年硝烟弥漫。

秋天里，一场严重的感冒突袭田维。它来势汹汹，险恶于以往任何一次。田维昏昏沉沉，意识几

于混沌。她十指发白、双手痉挛、身体高烧、全身每一个关节都在钻心锥肺地疼痛.....田维挣扎着，持去学校上课。已是高中最后一个学年，她将青春的脚步踩在荆棘上，聆听梦想的召唤。可是，某一的课堂上，她双手的痉挛演绎成剧烈的颤抖，以及全身的大汗。老师与同学都吓坏了，忙送她回家。周之后，田维的病情才得到暂时的控制。也就从这一次起，时不时地，也根本没有可能防范，田维就感冒”了。一“感冒”，就是高烧不退，疼痛，剧烈地疼痛——关节在痛，脚，手，全身各处；颈肩痛，脖子动不了，僵直着，看人、看书，看窗外深夜里穿行的火车，只能让身子随着头转；还有，腰痛、足跟痛.....

“我是一个疼痛的孩子。但青春要在疼痛中开出花来。”“早晨，我吞下药片，继续期待一颗强的心脏。”“嘿，田田，你得勇敢。”病痛是摧毁性的，田维唱响青春的宣言迎战。

每一个清晨，只要身体能够走动，田维一定要去上学，但却常常迟到。尽管这样，一天功课下来她异常疲惫。回到家中，又是一盏孤灯点到子夜。课文似乎永远也背不完，作业也没有做完的时候，将自己的瘦弱的身躯埋在大叠大叠课本或作业本中，如蚂蚁衔沙，勤苦地构建自己大学的七品楼台。身体实在不堪重负住院时，病床，也是她圆梦的课桌。当疼痛毫无怜悯心地袭来，她就拿起书本，重地敲打痛得最厉害的关节，用自残式的疼痛消抵疼痛。所有的功课中，数学是田维最头疼的问题，除正弦函数那条弧线——她看到的是一种美丽的飞翔的姿态，其余，每一个章节、每一个知识点，其头程度几近于身体的疼痛。不过，最难——纵使坚硬如地表深处的岩石，她也在“掘进”.....

女儿的“疯狂”，如针扎着王春荣的心。多少个夜晚，望望灯下那个倔强的头颅，母亲想去劝劝儿不必这样，但是，她的脚步始终停住在门边。她只是站在那流泪。她知道，女儿要考上大学，这个望太强烈。2004年3月，田维刚从医院回来，脸上还没有血色，又扎进了桌上的习题中。这下，母亲也无法忍住心痛，便进房里劝女儿休息。不能说“身体要紧”，不能说“考不考无所谓”，更不能说考上了又怎么样？”.....最后，母亲站在女儿的身后，一开口，话说成了：“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.....田维一怔，转过头来。她看到的，是妈妈欲言又止的神情和两眼盈盈的泪水。女儿心里一阵酸痛，擦眼睛，喃喃地告诉妈妈：“妈妈，您想说什么，女儿知道。但是，妈妈，你可知道？我才三五年活期死亡的阴影时刻罩在女儿的头顶，而天空，我要留下飞过的痕迹.....”

妈妈走后，田维在博客下留下这样一段话——

“妈妈说，如果能够再次孕育你该多么好。你仿佛在怨恨自己，生成我多病的身躯。你遗憾没给一副强健的身体。你觉得，是自己造成了我连绵的苦难。

妈妈，我却时常感谢，你给我的生命。即使这身躯，有许多不如意，但生命，从来都不是独一无二的最宝贵的礼物。我感谢，今生是你的女儿，感谢，能够依偎在你身旁，能够开放在你手心。

妈妈，不幸的部分是我们共同的命运。幸福，却是更深刻的主题。”

“妈妈，有人曾问我，如果生命满是欢乐，你爱它，如果生命只是平淡，你也爱它，但倘若生命接踵的不幸呢？那天，我没有回答，我沉默了很久，说不出一句话。今天，我想对您说，我依旧爱它”

终点前对终点的抵达，注定是一种沙漠行者的抵达。就在迎接高考的这最后一个学期，田维的情一日不如一日。“感冒”更多了，疼痛钻入骨髓深处，无由头的高烧，一次又一次要将生命烧为灰烬这种状态下，她不得不更多的时间留在家时服药。然而，愈绝境愈燃烧，这个18年前死而复生的孩子就在病房里发起了对高考的最后冲刺.....

生命花开北极。2004年8月，田维实现梦想之一：考入北京语言大学文学专业。

这个早晨，北京阳光明媚。阳光下，跳跃着田维一粒粒晶莹光亮的文字：“我从睡梦中醒来，我知道自己是全新的生命，又一次死亡从我的肉身盛开过了。每个早晨，我们明白更多，我们不断重生。”

收录重症女生，“北语”并非首例，也可能学校并不知情，但以现在的结果来看，“北语”可敬逆风挺立的生命给了所有灵魂一次针灸，那竖起的，是青春的标杆。而踏进“北语”的大门，田维的步就匆匆奔往她的第二个梦想，因为，她明白，只有文字，能够永生.....

花田半亩：葬花人化蝶

•所有文字，注定是我的跋涉。

•小小的女奴，我守着自己一半荒芜，一半茂盛的花田，度过时节的流变，跳自己

舞蹈，记录昨夜的梦话，踏着星辉月露，有时遗忘，有时想念。

•雪终究会落下来的，我不流泪。

——《花田半亩》

写作，成了田维大学生活中与学习、治病同步的最重要的事情。每一天的课外，她将键盘敲响。花一木，某事某人……——进入她的记录之中。当然，更多的，是她对自己近20年来路的回忆，对生的感悟、洞察、还有无限的爱。她这样写：“我走在自己的路上，磕磕碰碰的，一路莫名地摔倒，坚韧地站起来。一直以来，我双脚绘着疼痛的图案，追风一样去追随希望。”她写她摔倒时的决定：我会很勇敢，从薄薄的雪地走过的时候。”她写她看书：“读泰戈尔的诗歌。那里，有飞翔的鸟，有泊的云，有盛开的花，和闪烁的繁星。田田，爱生命吧，并发现爱吧。纵使疾病厚爱着你。”“看那镜子中面目全非的女孩，吞下一粒粒药片的时候，才懂得，苦难永远无法真正地被发现。”“镜子里那个女孩哭了，她反复问为什么，为什么是她？”也这样含泪责问过命运，但更多地在表达那颗美丽令人流泪的心灵——“我被巨大的宇宙怀抱着，放在蓝空的摇篮里。冥冥中，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我说，所谓生命，就是感恩、善良、美，和爱。”……

疼痛依然，药得天天服，医院也不时要造访。课程也要沉下来学。这样，写作无疑加重了身体负。2006年，田维的病情加重，几近听到了死神的敲门声。但是，如同于过去无法拒绝大学之梦的召唤她稍好一点，又披衣而起，敲响了键盘。夜深如海，眼睛因高烧而几近失明，她坚持着，苛刻地寻找最有表现力的词句，倾诉着自己的心灵。总在这样的時候，她看到一位位先哲一手拈须，仙风道骨，然而来，坐到她的背后，告诉她：写吧，孩子，你的文字就是你生命的光华。于是，双眼朦胧，田维就她视于生命同样珍贵的文字……

2006年春，田维所写已是40余万字。

这些文字，田维命名为《半亩花田》，并陆续张贴于“北语”的校园网上。她说，“我是一位忠的花仆，键盘是我的花锄，我守望自己生命的花落花开，但我这园子，却是一半茂盛，一半荒芜……”

绝世花仆，低吟浅唱，激起“北语”满园波澜。

“大熊”是田维的大四学兄，一个朴实无华的男孩。夏天的某个夜晚，他无意间走进了“花田”一进入，他就被震住了：这是一片什么样的田土啊！满田的文字皆是星星的碎片，晶莹、通透、艳丽闪耀着不熄的光芒——那么，如此光华绝世的花田，又是一个何等兰心慧质的花仆在耕种？……越读他越觉得要解开一个疑问。于是，他走进了田维的生活……

花田指引爱的方向，爱情，就这样来了。

曾经深深地渴望穿一次婚纱，然而，当“梦”真正有了相托的“床笫”时，田维却多次犹豫，是择痛苦的放弃？还是勇敢地爱下去？她一度“狠心”地将QQ上的大熊拉入黑名单，又马上拉回来……良的田维已认定，6年前的这个梦想并不现实，它只会对相恋的人造成不当承受的痛苦，因为，她听了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声音，已经无力回天了——

2006年底，田维病情继续恶化。入住协和医院，再转往阜外心血管病医院。半年过去，纵使用上盒2.8万元的昂贵进口药物，病情也得不到有效控制。

田维的文字开始不忍卒读：“你也许只是想旅行，却不得不在终点下车。”“我能够明白，睡去意味着什么。请你们，为我拉下帷幕，回归，原始的宁静。”“我双手冰凉，死亡，它原来是一种深埋土地的化石般的真实。”“生命是跌撞的曲折，死亡是宁静的星。”2007年6月27日，田维一梦醒来“有时我在梦蝶，有时蝶在梦我，一如千年前的庄周。可是，一只翩翩的蝶，一场华丽的演出，真就那样谢幕？”7月3日，田维又写下：“好多时候，我以为自己在海上。好像一只漂流瓶，身体上装着生的密信，漂洋而去……有一天，我会达到一个彼岸。那里，有没有传说中的花树繁花，有没有你，向挥手微笑？”……

8月1日：“咳嗽。肉体的痛苦，是在将我的灵魂度化吗？”7日：“不要悲伤，每个人都殊路同。”

10日：“如果可以，就让我的右眼去流泪吧，另一个眼睛，拥有明媚与微笑。”到12日晚12时田维写下“花田半亩”里最少的仅9个字的一段文字：“……没情绪，毫无情绪，混沌。”——如同个天才少年子尤在说“这个故事怎样收场？”这是田维的绝笔：13日，田维出现剧烈疼痛，全身发肿肺、心、肾出现异常。当晚，在病床上，她看看窗外，又转过去面向妈妈。她也许很想说：“妈，让睡吧。”但却不忍心说，她向妈妈露出微笑。田维最后一次打开电脑，泪湿“半亩花田”，犹如那留

千古的林妹妹暮春葬花，然后化蝶而去……

电脑陡成花塚。

其时，夏夜。天空深蓝。英仙座有流星雨。列车在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中穿过。

两天后，田维于昌平殡仪馆与深爱着她的人告别。素面红装，她没有穿上她梦境之中的婚衫。

9月3日，大熊最后一次走进再也没有守园人的“花田”，为《花田半亩》写下最后一笔。他说：我相信，世界上是有魂灵的存在，从此田会站在生命的彼岸，为我们祝福……”

两年后，田维的大学同学，包括大熊，再次走进半亩花田。花田里，芳草凄凄，群芳零落。想起维在世时那清纯的笑容，几人不禁大声恸哭了一场。他们想，田维爱书，她21年的生命是踏着文字的草走过来的，作为生者，他们最好的怀念就是圆她的出书之梦。于是，几人分别找出版社，终于让《田半亩》出版发行。

2009年4月，《花田半亩》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，没有宣传，更无炒作，不想此书不胫而走，速在网络和全国各大书城走红，并引起一股田维热，一跃成为校园文学和青春文学类图书的畅销书。多读者在个人博客中链接视频，建立一个又一个“田维纪念堂”，无数网友天天献花，留下感人肺腑祝愿辞。中央电视台“子午书简”将田维和子尤的生命绝唱对比播出，更引发人们对青春文学精神内的深切关注和检视。仅10月至11月两个月，此书三次再版加印数万册，几乎供不应求。作为田维在“语”时的选修课老师，著名作家梁晓声以“蝶儿飞走”为书做序。他说：“经常与死亡波澜不惊对视人，是了不起的人。蝶儿飞走了，让我们再唱一曲‘咏蝶’……”